

合理夸张的想象

——统编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六单元文本解读

肖舒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摘要：《皇帝的新装》是安徒生在西班牙民间故事的基础上进行改编的，《女娲造人》是袁珂在神话传说的基础上进行改编的，《天上的街市》中郭沫若对“牛郎织女”这一民间神话故事进行了改编。统编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四篇课文在细节、情节、形象方面都具有夸张与真实相结合的特点。《天上的街市》《穿井得一人》《杞人忧天》在选材方面又具有真实性。

关键词：想象；夸张；文本解读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4.02.093

统编教材七年级上册第六单元本单元课文有童话、诗歌、神话和寓言四种题材，这四种体裁虽有各自的文本特点，但都是人类运用想象创作出来的，都富有想象力。《皇帝的新装》中作者用想象的表现手法讽刺了皇帝、大臣、百姓的虚伪，《天上的街市》中作者用想象的表现手法描绘了天上的美好世界，《女娲造人》中作者运用想象的手法塑造了女娲这一女神的形象特点，《杞人忧天》《穿井得一人》《蚊子和狮子》中作者运用想象的手法寄寓了一定的道理。上述作品都运用了想象这一表现手法，本文着力分析六篇文本在想象手法运用方面的特点。

一、夸张的想象

（一）细节夸张

细节上的夸张塑造出了鲜明的人物形象。《皇帝的新装》中的皇帝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好看的衣服，可以他对好看衣服的喜好已经上升到“癖好”的程度，他不惜花掉他所有的钱，每天每一点钟都要换一套衣服。人们提到他，总是说皇帝在更衣室里。童话中的语言用到了“不惜”“所有”“每一天没一点”“总是”这些夸张的词语来描述皇帝对新衣的“癖好”。如此就描写出一个奢侈无度的愚蠢皇帝。

细节上的夸张为情节服务，《皇帝的新装》骗子赋予了“新装”两个特性，一是只有称职的或者不愚蠢的人才能看见，二是“穿的人会觉得好像身上没有什么东西”。前者引起了皇帝的兴趣，让《皇帝的新装》这一故事得以发生；后者打消皇帝试新装时的疑虑，使皇帝赤裸游行这一情节得以顺利发展。

细节上的夸张符合幻想逻辑。《天上的街市》“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郭沫若写天河是“浅浅的”。在牛郎织女民间神话故事中，银河深而广，牛郎织女需要喜鹊桥才能相见，而在郭沫若的笔下的被写

成“不甚宽广”。现实中银河的特征在郭沫若笔下被缩小。

（二）情节夸张

情节上的夸张使故事荒诞可笑。《皇帝的新装》骗子拙劣的谎言居然先后骗到了两个大臣，一个皇帝，全城的百姓（大人），最后这谎言是被一个小孩揭露；起初行骗者是两个骗子，受骗者是全城的人（包括皇帝和大臣），随着故事的发展，受骗者也成了施骗者，所有人（除了小孩）都成了这个不高明谎言的助骗者，他们不仅骗别人，也骗自己。可笑的同时又有些可悲，人居然会为了伪饰自己的外在形象而愚蠢至此。皇帝试新装时为了让他人认为他真的能看见新装，所以在镜子前转了两次身体，扭了一次腰；试穿衣服照镜子转动身体本是正常的，荒诞可笑的是一个男人在镜子前像个女人一样转动、扭身体。

《寓言四则》中宋国丁氏说的“吾穿井得一人”在传之者的助推下竟然变成了丁氏挖井得到了一个人，真相被扭曲本不可怕，荒诞可笑的是居住在国都中的人都相信了，都在传谣；杞人忧天地崩坠，忧愁到“废寝食”的地步。杞人的担忧虽可笑，荒诞的是忧愁到威胁自己生命的地步。

二、合理的想象

（一）细节合理

细节合理，塑造的人物形象符合现实逻辑。《皇帝的新装》两位诚实的大臣自我欺骗，说“哎呀，美极了！真是美妙极了”“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是的，那真是太美了！”，可见两位大臣虽然说谎，但是没有过分瞎说，并没有像两个骗子那样去“描述”新装的图案和色彩。在日常生活中，本来就诚实的人很难像骗子一样一本正经地瞎说。第一位诚实的大臣只是注意听两个骗子对新装的描述，然后在皇帝面前照

样背出来；第二位诚实的官员只是夸赞了一番新装，也没有虚构词语描述新装。全城的人听说这新装有神奇的力量，想到的是测验他们的邻居有多笨、多傻，而没有想过测验自己笨否、蠢否，这其实符合常理，人一般能比较容易注意到他人的笨和傻，鲜少察觉自己的笨和傻。

细节合理，讲述的故事符合情感理。《天上的街市》中的“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为什么郭沫若不写成“街市上陈列的所有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将“一些”换成“所有”呢？显然是为了增强想象的合理性，如果天上的街市中陈列的所有物品都是世上没有的珍奇，那么就会给人过分虚假的感觉。《天上的街市》全文共有十六行，其中有五行是以“定”开头的，郭沫若为何要用那么多次肯定语气呢？就好像怕别人不相信所以多次重复强调，好像是为了强行说服自己和他人，光明的未来必定会到来。但郭沫若又用了“缥缈”一词，既然天上是缥缈的，那天上的街市和天上相会的牛郎织女也是缥缈的。郭沫若渴望理想未来又深知美好未来是若隐若现的，正如他改变不了旧中国黑暗寒冷的现实，改变不了天上街市不存在的事实，改变不了“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结局本是悲剧的事实。

（二）情节合理

情节真实合理，既符合现实逻辑也符合故事内在的逻辑，神奇但不离奇。

《皇帝的新装》是一篇童话故事，也是一篇具有寓言性质的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的寓言性表现有以下几点。一是皇帝爱好新装，只关心他的新衣服，他不爱他的国家，不爱他的子民，他只爱他的“虚荣”；皇帝全身赤裸在镜子前像女人一样扭身体。作为一名皇帝，他本应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但他被拙劣的骗术欺骗，被周围人的说辞欺骗；事实上，皇帝是被自己的虚荣心欺骗。一个如此愚蠢、无能、爱慕虚荣的皇帝何以能当上皇帝，何以能维持地位，没有被人民推翻呢？“他居住的那个大城市里，生活是轻松愉快的”暗示了我们原因。回顾历史，皇帝被人民推翻一般出现在国家混乱，百姓不能安身立命的时候；故事交代了皇帝生活的城市里人民生活愉快，这就为愚蠢皇帝没被推翻制造了合理性。正是因为皇帝不管朝政，不管军队，所以他才会萌生出用一件衣服来辨别愚蠢的人和不称职的人这样愚蠢的想法。故事中“皇帝想起凡是愚蠢或不称职的人就看不见这布的时候，他心里的确感到有些不大自然。他相信他自己是无须害怕的。虽然如此，他仍然

觉得，先派一个别的人去看看工作的进展情形比较妥当”，皇帝相信自己不用害怕，为何还要派人先去看看呢？皇帝的想法和行为构成矛盾。前文提及皇帝不管军队使这一矛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皇帝对自己的认知较为准确，清楚自己的行为算不上完全称职。二是骗子声称自己织成的衣服具有神奇的特性，骗子的骗术高超，但最后被一个小孩戳穿，情节表面上是荒诞夸张的。实际上，揭穿骗局的只能是小孩。皇帝、大臣、百姓，三类人身份地位不同，但是都害怕揭穿骗子的谎言；皇帝最害怕被人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做皇帝，大臣怕失去官职，百姓怕被人知道自己是愚蠢或不称职的。移开聚焦于文本的目光，回到现实中，日常生活中的“皇帝”“大臣”“百姓”难道没有吗？我们每一个在乎利与害的人都没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自己是愚蠢或不称职的。只有涉世未深，不懂利害的小孩才敢于说出实话。皇帝去试新装时，跟着他来的全体随员也没有看见新装，但还是附和皇帝说“哎呀，真是美极了！”看起来可笑，实际上揭示了人类普遍的心理现象：权力弱势者会附和权力强势者。三是《皇帝的新装》中两位“诚实”的大臣告诉皇帝之后，城里所有的人都在讨论那件新装。“所有”一词有夸张，也有合理性。夸张是因为皇宫里发生的事情为何能被城里所有人知道呢？为何大臣和皇帝相信的事情能被所有人相信呢？合理性在于，一是既然皇帝热衷于炫耀自己的新衣，现在他拥有了一件如此“神奇”的新衣，迎合皇帝的人自然会把这件事宣扬出宫。二是人民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影响下，容易相信上位者的话；上位者的言行在某种程度上是百姓模仿的对象。三是因为百姓对神奇的事情本身就会比较感兴趣，也乐于接受和传播神奇的事情，正如《穿井得一人》中挖井挖到一个人的消息被国都中的所有人谈论一样。

寓言故事具有讽喻性的特点，作者将现实中的道理寄寓在简短的故事中以期对他人产生教育性影响，因此寓言这一文体本身就决定了寓言故事的情节必定具有真实性。蚊子和狮子对抗，一般人不会认为狮子会失败，从体型和力量来看都是狮子更厉害。蚊子专咬狮子鼻子周围没毛的地方，可见其机智，蚊子做到了知己知彼。眼看蚊子就要胜利，却不料因为忘乎所以被蜘蛛捕获。不论是人格化的动物还是人自己，在忘乎所以时都容易犯错。

《女娲造人》作为一篇神话故事，最大的特点就是幻想性，但幻想不等于没现实基础的空想。女娲造人的原因、启发、过程都是合理的，害怕孤独是人的正常心

理。神创造人的神话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在希腊神话、希伯来神话、印第安人神话中都有神用泥土造人的神话，但是这些神话中创造人的神主要是男性，而中国是女娲这一女性神承担了创造人的任务，可见“女娲造人”这一神话传说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制。女娲造人，很勤劳，长时间的造人工作让她疲倦不堪，正因如此，女娲才想出用枯藤造人的方法，想出将人分为男女的方法。人类做事一般也是这样，事情开始之初，因为一时激动兴奋所以不害怕做事效率低，后来心情逐渐平复、恢复冷静之后就会思考效率更高的方法。

（三）形象塑造合理

形象塑造符合人情世理，神的本质是人。女娲作为一个能用泥土创造人的神，她拥有非凡的神力，这神力使得女娲与人类间有了明显的区别，使得女娲距离真实的人类和人间世界是遥远的。但女娲害怕孤独，她拥有了人的心理；女娲会努力工作创造人类，她拥有了人的生活体验；女娲感觉到工作繁重时会思考效率高的工作方法，她拥有了人擅长的思考能力；女娲听见人类叫她“妈妈”就会“不由得满心欢喜，眉开眼笑”，她身上散发着母性的光芒。毫无疑问，女娲是一个神，但是在袁珂的笔下，女娲也像是一个人，一个会努力工作的人，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一个慈爱的母亲。女娲身上的人性和母性拉近了女娲这个原始开辟神与我们人类的距离。

（四）设定合理，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杞人忧天》《穿井得一人》中作者寄寓了现实生活中的道理，《杞人忧天》告诫人们不要没有依据地忧愁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穿井得一人》告诫人们不要随意听信、传播没有得到鉴别的传闻。不论是丁氏还是杞人没有特指是谁，寓言中的故事是作者虚构的；正是因为人物没有特指，所以寓言中的道理更具有普适性。故事是虚构的，但人物的设定却真实有据。宋国是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在诸多包含贬义的成语故事中，主人公多是宋国人，例如守株待兔、智子疑邻、揠苗助长等。原因有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那么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将表述不清晰的丁氏确定为宋国人就有了合理性，毕竟之前众多愚蠢主人公都是宋国人。同样，为何《列子》将忧天地崩坠的人写成是杞国人呢？杞，周朝的诸侯国。害怕不会发生灾难的徒然自扰的庸人为什么不能是宋国人呢？凡事都有两面性，杞人忧愁天崩地坠，从积极方面来看何尝不是具有忧患意识的体现呢？天固然不会崩塌，但地会下陷确实是真实发生的事件。李白曾以杞人自喻，抒发为国事操心而受到

排挤的苦闷，文天祥也曾经借“杞人忧天”这则寓言表达自己的抱负。事实上，杞国是一个小国，在周围强国的压迫下，被迫多次迁徙，所以杞人忧患意识较强也是合理的。

郭沫若看见街灯联想到天上的无数明星，又由天上的明星想象到天上的街灯，接着由天上的街灯想象到天上的街市。为何郭沫若由天上的街市想象到了牛郎织女的故事呢？住在天上的神仙不只织女。郭沫若在《凤凰涅槃》中“凤歌”一章中写道：“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诗人清醒地意识到现实的黑暗和寒冷，他对黑暗现实的控诉和对理想未来的憧憬是“凤歌”的主题。正因为现实不是诗人所向往的，所以《天上的街市》中描绘了一个美好的街市，寄托郭沫若对理想未来的向往和憧憬。为何“牛郎织女”会成为郭沫若的选材呢？因为旧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中，男耕女织、丰衣足食，夫妻和睦相处、膝下儿女双全，这是所有人的向往。在当时漆黑的社会现实背景下，美好未来不仅是郭沫若的向往，更是千千万万人民的向往。郭沫若作为一名爱国作家，不仅看见了自己的愿望，更看见了人民所愿。

三、结语

夸张的想象背后融入了作者的文学经验和生活经验，虽不乏有荒诞之处，却也让人在笑过之后感受真切；想象虽是虚构，但虚构的背后也不乏真实之处。由此，教师教授想象类课文时可注意引导学生将生活现实与文学作品联系起来，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语文经验。

参考文献

- [1] 谢贵荣. 统编初中教材经典课文的文本价值再挖掘——以《皇帝的新装》教学为例[J]. 语文建设, 2020, (11): 41-43+55.
- [2] 张淼. 《皇帝的新装》教什么?——基于童话文体特征和独特篇性之美的选择[J]. 语文建设, 2019, (11): 71-76.
- [3] 王旭明. 《天上的街市》课堂实录[J]. 语文建设, 2018, (04): 73-77.
- [4] 陈尚达. 《皇帝的新装》文本意义新解与教学重建[J]. 语文建设, 2018, (01): 51-55.
- [5] 曹楷. 荒诞下的深刻, 夸张下的合理, 想象下的真实——《皇帝的新装》解读[J]. 读写月报, 2017, (30): 54-57.